

国内首部探秘典当行业与古玩市场的小说

新

典当

阴阳书生◎著

神秘的透光镜、诡异的古书、遍布古老青瓷花纹的瓷器，
每一个古董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向前追溯，是一段段动人心魄的故事。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新
典
当

阴阳书生◎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典当 / 阴阳书生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17-3204-4

I. ①新… II. ①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992 号

新 典 当

Xin Diandang

作 者 / 阴阳书生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 爽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装帧设计 / 姚姚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6
字 数 / 230 千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204-4
定 价 / 32.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龙兴典当行·····	001
第 二 章	假币? ·····	007
第 三 章	埋地雷·····	011
第 四 章	南山寺淘宝·····	015
第 五 章	青铜镜·····	020
第 六 章	成功交易·····	025
第 七 章	为红尘干杯·····	032
第 八 章	透光镜的秘密·····	038
第 九 章	古书·····	045
第 十 章	山庄·····	054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节目·····	061
第十二章	镇山之宝·····	068
第十三章	北京拍卖公司·····	077
第十四章	高手鉴定·····	085
第十五章	鼻烟壶·····	093
第十六章	老梁·····	101
第十七章	老宅子·····	112
第十八章	好剑·····	120
第十九章	塔楼·····	126
第二十章	北山寺·····	134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古董交易·····	145
第二十二章	镇店之宝·····	153
第二十三章	蛛丝马迹·····	161
第二十四章	铤而走险·····	171
第二十五章	为难事·····	181
第二十六章	报应不爽·····	191
第二十七章	求人·····	199
第二十八章	向川地去·····	206
第二十九章	大王庄·····	213
第三十章	洪宽·····	220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往事·····	229
第三十二章	废窑淘宝·····	236
第三十三章	五步蛇·····	245
第三十四章	赐字·····	252
第三十五章	离职·····	260
第三十六章	拍卖会·····	265
第三十七章	周易参同契·····	273
第三十八章	林震·····	282
第三十九章	朝闻道（尾章）·····	290



第一章 龙兴典当行

又是一天的清晨，还是那个时间，王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单位。此时大门已开，和往常一样，王元宝已经拿着扫帚打扫卫生。王斐赶紧跑过去，放下公文包，抢过王元宝手里的扫帚：“王老师，你歇着，我来。”

“没事，上岁数了，人就得活动。”王元宝呵呵笑。

王元宝是龙兴典当行的首席典当师，今年已经六十二岁的年纪，研究了一辈子古玩，现在是本市首屈一指的古董大家。

王斐自从来到龙兴典当行，所接触的这些典当师里，他最佩服的就是王元宝。老先生可以说家资巨富，私人藏馆里收藏的名贵古玩不计其数。凭他的年纪、资历和地位，完全可以在家享清福，而现在还是选择出来工作，兢兢业业，用他的话说“就是喜欢这行”。

王元宝身上毫无孤傲的脾性，待人谦和，其实典当行里已经雇佣了清洁工，但每天他还是最早来开门，扫一扫地，热一热水，迎接着每一个年轻蓬勃的同事上班。

王斐来到这里工作也比较偶然，他大学毕业才不过两年，可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经常跳槽。家里实在看不过去，托了个亲戚，亲戚托朋友，这才辗转来到这个典当行从最初级的员工做起。

王斐对于典当这一行简直是两眼一摸黑，印象中的典当行是旧社会那种当铺的感觉，高高的门槛，森严的柜台、留着八字胡戴着圆眼镜贼眉鼠眼的朝奉，其实现在的典当行更类似于一种有别银行借贷，形成的另一种经济融资渠道。

每家典当行的侧重也不一样，就拿龙兴典当行来说，更多的是偏重于民品融资，比如说名表、贵金属、古董、珠宝玉石等等。以前也尝试过开拓新的领域，进行一些房产融资，但实际效果很差。行里曾经发生过，有人盗窃房产证，并伪造身份证，来进行抵押借款，当时煞有介事，还找了公证处公证，结果事情败露，始作俑者逃之夭夭。苦主一怒之下把典当行告上法庭，漫漫官司路，打得人身心俱疲。

从那之后，典当行老板风恩涛先生就一心一意从事民品鉴赏和抵押。毕竟行里还有王元宝这样的大神坐镇，很少出现打眼的问题。

所谓“打眼”，也算是古董行里的行话，也叫“吃药”，意思是不太懂行或是看走了眼收了假货。遇到这种事，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美其名曰“交学费”了。

王斐是托关系进来的，老板随手就把他安排在王元宝身边当个助理，说好听点是学徒，不好听就是个碎催。王元宝为人厚道，也不是逮着这个小工往死里用，但也绝不主动教什么，平时不吩咐什么工作，就看王斐你小子眼里有没有水儿，会不会来事。

王斐其实对古董鉴赏没太大兴趣，来这里不过是讨口饭吃。不过，他很

佩服王元宝的为人，只是冲着这个人，才殷勤对待，空闲时候对本职古董鉴赏就不是太热心了。

王元宝看在眼里，心里有数，也不强迫他干什么，他俩名义为师徒，其实相当于处得比较好的同事。

王斐正打扫着大堂，只听“咯噔咯噔”高跟鞋响动，他不用抬头就知道，这是行里唯一一个女典当师林婷婷。

林婷婷是个非常时尚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是典当行的奢侈品典当师。她在国内上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到巴黎某时装杂志干过一段时间。后来，被风恩涛邀请回国，在行里从事奢侈品的抵押鉴定，人家女孩子平时接触的都是世界级奢侈品，谈论的都是时尚前沿，会民乐、懂茶道，还能整几段芭蕾。

虽然王斐暗地里非常喜欢这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子，但也知道自己和人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看着人家女孩子的背影正想着呢，有人说话：“哟，斐哥干活呢。”

不用去看，王斐就知道是他来了。

这小子叫田玮，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与材料工艺学专业。在珠宝鉴定这一行里也混了三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现在在行里挂着民品专家的头衔，从事各色玉石珠宝的估价和鉴定，月薪丰厚，少年得志，走路都比常人高半头，天天穿着板板正正一套西服，头型梳得一丝不苟。

田玮青春得意，性子也傲，本来根本就不屑王斐这种底层小爬虫，但他偏偏就恨上了王斐。原来，行里招学徒，田玮跟上边打好招呼，想安排个朋友进来，谁知道王斐路子比他硬，愣是顶了他朋友的位置。这里毕竟是私人企业，老板不可能大锅饭一样往里猛招人，一个萝卜就是一个坑。

田玮在朋友那里大话都扔出去了，结果打了脸，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自



从王斐到了行里之后，他真把王斐当成了碎催，扛东西打水扫卫生，什么都让他干。王斐刚到单位，不知水的深浅，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天天光是干杂活就累得一身汗。

有人看不过眼，告诉了王元宝。王元宝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淡淡一笑，并不插手。

既然顶头上司都不护犊子，其他人也不扯这个蛋了，蛮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员工能忍到什么时候。

最近让田玮对王斐恨意又上了一层楼，因为他发现王斐似乎在暗恋自己心中的女神林婷婷。林婷婷那是什么人，天之骄女，万般宠爱于一身，只有像自己这样的社会精英青年才能配得上人家。王斐这么个玩意，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没有王法了。

王斐看着眼前的田玮，点点头礼貌地回应一声：“玮哥。”

田玮当时脸就绿了，他最恨这个没节操的尊称，正要借机生事，忽然王斐手机铃声响动，接起来一听，是老爸打来的。

老爸在电话里，情绪极为低落，只说了一句话：

“你爷爷情况不妙，赶紧回家，或许还能见最后一面。”

王斐顿时呆立当场，眼泪夺眶而出。他赶紧跟上司王元宝请了假。

买了最近一趟回家的火车票，王斐在候车大厅里焦急不安。

他和爷爷的感情很深，小时候就住在爷爷家，几乎就是老爷子看着小孙子长大的。爷爷喜欢到处溜达，登高跋远，经常带着小孙子两个人上山野游。

王斐在爷爷身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四个多小时的行程，黄昏时分赶到了医院，王斐到病房时，感觉出气氛

不对。老王家几代子子孙孙都到齐了，十几个人围着病床站着，气氛压抑，寂静无声，落根针都能听见。

病床白被单下是爷爷那张紧紧闭着眼睛的苍老的脸。他已经走了。

王斐站在床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使劲抑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爷爷这一辈子不容易，早年间拾过荒，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当个货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又做过文物贩子，到乡下地头发掘农民家里的古董玩意。

这辈子真真假假古玩也经手不少，可手指缝太大，搂不住财运。交的学费，低价卖出去的真古董，细算算这笔账着实让人心疼。

到了晚年得了癌症，自知时日不多，死前委托公证处律师所，交待了遗嘱。老爷子风雨一生，末了身无分文，只留下三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古玩，三个儿子一人一个，谁也别打。

操办完爷爷的丧事，已是三天之后。总算告一段落，疲惫不堪的老爸老妈都回去休息了，他们对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不感兴趣，随手就交给了王斐。

传到王斐手里的东西，居然是一根古针。

这根针插在一只红色的布袋里。布袋颜色已经有些泛黄，看样子年代久远。布袋的长度恰好能装下这根针，似乎专门量身打造的。

王斐拿着这根针回到本市自己住的出租房。

他的房间很小，家具也简单，一张写字桌，一张床而已。桌子上放着乱七八糟的书本纸笔，还有一台用了三四年的老式笔记本。床上一半空间放着各式杂书，这是王斐跟伟人学的，与书籍大被同眠，正所谓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被子永远不叠，散散乱乱堆成一堆。

躺在自己床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古针从红布袋子里抽了出来。



古针，大概有四寸长短，成人中指的长度。比平时用的针粗了不少。上面布满斑斑绿色锈迹，拿在手里实在不敢动作太大，生怕已锈到骨头里，不小心发生折断。

王斐左看看右看看，实在瞧不出有什么稀罕之处，心里默默回忆王元宝鉴赏古董的流程和方法，想套用在这根针上，可不得其所。心里盘算，如果这真是一枚年代久远的古针，是不是能值很多钱？

虽然此物是爷爷的遗物，但看上去没有半分收藏的价值，与其留在手里生锈，不如换俩现钱花花。

王斐想，要不要明天上班时候把这东西带给王老师看看。正想着，天色朦胧，眼皮竟渐渐沉重起来，怎么睁也睁不开，昏昏睡了过去。



第二章 假币？

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忽然手指感到一阵剧痛，他猛然睁开眼睛，这才发现是手里握的这根古针扎了一下。

右手食指指尖缓缓渗出一滴鲜红的血，他赶紧翻身坐起，把针放到红色布袋里，跑到卫生间简单清洗一下，翻出创可贴包上。

这不算什么大伤，但王斐却有点后怕。古针的朝代不明，来历不清，又生着厚厚的绿锈，一旦破伤风，发生感染怎么办？

他坐立不安，想去医院看看又觉得自己大惊小怪，可这么干待着又极度心神不宁。也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总觉得心慌气短，眼前阵阵发花，似乎有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绿线，在体内游走，顺着血脉直奔颅顶。

这时已到后半夜，卧室里黑森森一片，今夜竟无月光。王斐小心翼翼抽出古针，受伤的指头尖似乎又开始剧痛起来，映着窗外隐隐的路灯，这根古针似乎散发着一股极度妖异的光芒。

手一哆嗦，古针应声落地。他俯身去捡，忽然脑袋一阵眩晕，竟好像喝

醉了酒一般。他惨叫一声，倒在床上，昏了过去。

再醒来时，手机铃声大作。王斐坐在床上，半晌没回过神来，想起昨夜种种感觉，竟恍然如梦。扒开创可贴，小伤口早已愈合，头似乎也不沉了。那根古针还一动不动落在地上，看上去古朴单调，没有任何起眼的地方。

他咧嘴苦笑，纯粹自己吓自己。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疑神疑鬼，竟然就这么吓昏了。肯定是俯身拾取落针的时候，动作猛了，血压一时狂飙，这才昏了过去。

接通手机，是王元宝打来的。老先生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最后亲切地询问，需不需要再给假？王斐赶紧说不用，他马上就到行里去。

看看表，就到上班时间了。王斐收拾好古针，掖在枕头下，抓紧时间洗漱，穿好衣服打了车直奔典当行。

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三个人正在热切地交流着什么。王元宝手里拿着个东西，正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田玮在旁边直白话，而林婷婷则站在不远处看着。

王元宝一抬头看到王斐进来了，招招手：“小斐，你过来看看这个。”

田玮咧嘴：“王老师，就他才来那么几天，会看什么？”

“看又看不坏，看看也无妨。”王元宝笑着说。

王斐懂规矩，先进洗手间打了香皂洗了手，擦干净之后出来。只见王元宝递过来一枚生了锈的古铜钱。王斐刚接到手里，忽然感觉这铜钱像是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火堆里取出来一般，烫手得厉害，就跟咬了一口差不多。他准备不足，“哎呦”一声，失了手，铜钱落在桌子上，发出“叮当”脆响，竟然在桌面打着转。

这一下不但田玮脸色不好看，就连王元宝那么有涵养的老先生也变了

色。王元宝考察徒弟，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心性。

心性，也叫性情，这东西的标准很难讲，但起码的一条就是不能毛毛躁躁吧。这幸亏是枚古钱，如果是瓷器呢？这要打碎了，算谁的？钱倒是小事，一旦这瓷器是孤品绝品呢？这历史责任谁能承担得起？

田玮心里厌恶，脸上直接带出来：“王斐，你是不是故意捣乱？”

王斐深吸一口气，红着脸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说着，从桌上重新拿起这枚古钱。到手的感觉还是那么烫，他感觉到古钱在手心里似乎传达出一种无法言述的能量，他脱口而出：“这是真的。”

“你看出这是什么钱币了？”王元宝愕然。他用放大镜看了半天，都确定不了，这位棒槌学徒上来就肯定是真品，他到底是怎么了？

王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细看，半晌才迟疑说：“这好像是咸丰通宝吧。”

咸丰通宝，顾名思义，是发行于清朝咸丰年间的铜钱币。这种钱币发行的数量较多，距离现在的年代也不算远，市面价值并不大。成交额几十元百元不等。

说白了，甭管真还是假，鉴赏收藏的意义并不大。

这点常识，王斐还是懂的。但不明白的是，这样一枚稀松平常的钱币为什么会引起王元宝这样的收藏大家的注意。

王元宝放下放大镜，揉着前额问：“小斐，你跟我身边多长时间了？”

“满打满算一个月吧。”王斐小心翼翼回答。

“嗯。”王元宝忽然转了个话题，“既然你认识咸丰通宝，那就简单说说看这种钱币的由来。”

王斐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说：“我记得咸丰通宝一般大概直径2cm，钱币正面刻着‘咸丰通宝’四个汉字，反面是满文。好像后面还刻着是哪个局



出的。大概就这样吧。”

“呵呵。”王元宝笑道，“也算不容易了。”

田玮直接就嘲讽上了：“王老师，你就带这么个二五眼的徒弟，真是辱没你一世英名啊。小朋友，我来给你讲讲吧，咸丰通宝径约2.2到2.5cm，厚度0.1cm，重一钱二分。咸丰年间共二十七局出品发行，最为著名的是宝泉、宝源、宝德三局。说这些你也听不懂。这枚铜钱就是宝德局出的，咳咳，当然现在还无法鉴定真假……”

“小田不错嘛，功夫下得很足。”王元宝说。

“那是，那是。”田玮也不谦虚。

“小斐，你看没看出这枚铜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王元宝问。

说实话，王斐能说出刚才那套嗑已经不容易了，再让他细说，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他放下古钱，叹口气说：“王老师，我看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一口就说它是真钱呢？”王元宝又问。

“反正，反正，我就是觉得它像。”

这话一出口，不但田玮笑了，就连林婷婷也扑哧一声笑了。

王元宝叹口气：“我之所以说它不对劲，是因为它可能既不是仿品也不是赝品，而是一枚假币。”

假币！假币？

王斐皱眉：“王老师，你能细说说吗，难道说有人造出一枚假的咸丰通宝去当真古董卖？不对呀，咸丰通宝本身就不值什么钱，还有造假的必要吗？”

“小斐，你没听明白。”王元宝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这不是现代人做的仿品或是赝品，而是咸丰年间不法人士私自铸造的假币。”